

明

紀

冊
三

明紀卷第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簞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熹宗紀二

起天啓四年甲子訖天啓七年丁卯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長興民吳野樵殺知縣石有恆主簿徐可行尋伏誅 王三善屯大方久食盡楊述中弗爲援不得已議退師乙丑

盡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民屏戰沒官軍行且戰至內莊後軍爲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比遇賊陳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馬三善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羣賊擁之去罵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泰職方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具仰以要撫具仰遣人馳蠟書於外被殺三善僮負氣多權略好交四方奇士俠客輒得其用救貴陽時得卹報不視曰吾方辦賊奚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閱之徒

亂人意其堅決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故及於敗 庚午何宗彥
卒贈太傅諡文毅 癸未日赤無光有黑子一二盪於旁漸至百許
凡四日初虎部竊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王象乾欲斬率教謝虎
部孫承宗不可王楹戍中右護其兵出采木爲西部朗素所殺承宗
怒遣馬世龍勦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逃人爲殺楹者以獻而
增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會象乾以憂去承宗乃言總師總督可勿
兼用請罷己不可則弗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駐寧遠帝命止總督
推而張鳳翼謂承宗置己死地大恨與潘雲翼萬有孚等力毀世龍
以撼承宗時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亟
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以是月東行而有孚爲
勦撫岳和聲所劾益疑世龍與袁崇煥構陷共爲浮言撓出關計給
事中解學龍遂極論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拒敵門庭之
中與拒諸門庭外勢旣辨我促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

辨蓋廣寧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卽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饟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復爲世龍辨而發有孚等交構狀有孚被斥鳳翼亦以憂去廷臣言總督不可裁乃命吳用先督薊遼代象乾而以喻安性代鳳翼承宗惡兵部尙書趙彥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廷議不可乃止 李應昇疏陳外番內盜小人三患譏切近習已復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爲戒飭所司

二月丁酉薊州永平山海關地震壞城郭廬舍 辛丑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數日乃止 甲寅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自是屢震帝不豫御史黃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未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局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

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
恥敗之局不於此時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讎陛下
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
年三月丁巳帝瘳 庚申杭州兵變 魏忠賢數以事恨葉向高朝
士與忠賢抗者率倚向高忠賢乃時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
高數求去趙南星之長吏部也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司卽注貲郎
王府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夤緣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
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卹也忠賢嘗於帝前稱南星能任事一
日遣其甥傅應星介一中書贄見南星麾之去嘗並坐宏政門選通
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
忠賢默然怒形於色魏廣微積憾南星乃與忠賢比而齟之南星以
職方郎中鄒維璉賢調之稽勳又調之考功言路方橫恣用吏部郎
必咨其同鄉科道給事中傅櫬陳良訓章允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

共詬誅維璉又以江西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窘辱
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卽日出城南星奏留之僉都御史缺熊明遇
徐良彥皆欲得之而南星請用左光斗吏科都給事中亦缺當遷者
首周士樸次阮大鍼次魏大中大鍼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己地
乃傾心附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造百官圖因文煥達諸忠
賢南星惡其人欲例轉之大鍼懼急引疾而大中得掌吏科大鍼疑
光斗發其私恨甚語所親曰我善歸也未知左氏何如耳櫬等以維
璉之留也滋欲去南星中書舍人汪文言者初爲縣吏智巧任術于
王立遣入京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納結王安爲清
流効力安死褫監生下獄益游公卿間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南星光
斗大中等頗與往來大鍼遂與允儒定計夏四月櫬上疏劾文言并
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維璉交通文言招權納賄肆爲
奸利疏入忠賢大喜立下文言錦衣獄光斗等上疏力辨御史袁化

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光斗等辨向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搢紳之禍因力求速罷黃尊素亦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起僑領之獄詞無所連忠賢亦憚向高舊臣止罪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皆獲免大中許履吏科新任已大中報名面恩忠賢復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履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櫛乃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復視事然忠賢益思大逞羣小亦益伺隙清流之禍自此起矣 王三善之敗也朝廷以撫治鄖陽都御史蔡復一爲兵部侍郎貴州巡撫尋起前御史傅宗龍巡按其地兼監軍兵燹之餘斗米值一金復一勞徠拊循人心始定薦江西副使陸夢龍爲右參政監軍祁門教諭邱禾嘉爲翰林院待詔參軍事雲南巡撫閔洪學令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及土官普名聲沙如玉等以兵千人送宗龍宗龍直渡盤江戰且行寇悉破乃謝

遣存仁善以名聲等土兵七百人入貴陽禽斬陳其愚軍民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怯復一倚信之請敕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聽賞罰報可宗龍乃條上方略請大發鑲金又以監軍道臣節制諸將文武不和進退牽制令監軍止給芻糧覈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諸將用命 封李侗爲朝鮮國王五月甲寅朔福寧兵變有司撫定之 毛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 魏忠賢益橫李應昇以內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濫廕諫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諫皆矯旨詰責六月癸未朔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略言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市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而忠賢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逐去顧命大臣劉一燝周嘉謨大臣孫慎

行鄒元標王紀鍾羽正羣臣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
毛士龍侯震暘等於枚卜則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
以錮其出於廷推則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所陷害則上自裕妃
下及內臣王安等擅殺擅逐不知凡幾甚至中宮有慶已經成男而
忽焉告殞又創用立枷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
中宮其餘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煤窯王思敬等以牧地並致之死縱
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日行傾陷片語稍違駕帖
立下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則削其籍而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
實主其司房之邸又與奸相沈灌創立內操數匿奸宄安知無大盜
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匿其中其濫恩僭擬則中書錦衣襲廕日衆
獎賞祠額要挾無窮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
插漢所營塋地亦僭擬陵寢其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及歸
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

其既旋詔旨始下甚至走馬御前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齷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保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會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疏上忠賢懼甚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帝令王體乾誦漣疏體乾置疏中切要語皆不讀客氏又從旁爲剖析帝懵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甲申下漣疏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於是給事中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陳奇瑜等御史袁化中黃尊素李應昇等郎中鄒維璉等太常寺卿胡世賞陳伯友太僕寺卿朱欽相等祭酒蔡毅中等撫寧侯朱國

弼等兵部尙書趙彥戶部侍郎鄭三俊等南京兵部尙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皆不納初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故忠賢得爲計漣旣被責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詎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漣之上疏也繆昌期適過葉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中上乘梯手攫之其人輓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若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及廷臣相繼抗章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至有詬誶向高者向高愠甚朱國禎請容之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輓回猶冀無大禍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甚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禮部尙書翁正春亦以爲請忠賢不悅矯

帝旨敘己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奄人之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向高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宜早歸蒲州謂曠也忠賢欲盡殺異己者而畏外廷勢盛其黨或導以興大獄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忠賢意遂決 丙申大雨雹 工部郎中萬燝言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廕子弟則一世再世賚廝養則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所竊又其甚者於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嘗屢請廢銅靳不肯予而自營墳墓規制擬於陵寢費金錢幾百萬其罪可勝誅哉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斥爲民內閣及科道論救皆不聽忠賢欲借燝立威乃命羣奄至燝邸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卽卒黃尊素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

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日郎中燦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主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爲之世宗神宗之朝張璠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耳燦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其故官破格優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燦死且不朽李應昇亦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忠賢益忿羅織燦罪誣以贓賄三百燦廉吏破產乃竣燦恭之孫也 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奴角口服毒死內豎曹進傳國興帥衆掠奴主家巡視御史林汝翥捕得進進懼請受杖國興詈於道汝翥收繫亦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言官詣內閣爭其事小璫數百擁入閣中攘臂肆罵黃尊素厲聲曰內閣經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安得無禮或言汝翥葉向高甥也羣奄遂圍向高邸大譟都御史孫瑋御史潘雲翼等交章論救不聽卒杖汝翥削籍歸

向高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秋七月辛酉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輿八人韓爌爲首輔 癸亥河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歷租溝東南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滄溺議集資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山置河事不講

振山東饑

臨漳民耕地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以獻巡撫都御史程紹紹聞於朝略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出適在臣疆旣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祕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故先奏聞昔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陛下尊賢愛士所寶在德尙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宏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及詞林臺諫一錮不起者願汲致明廷亟圖登進八月詔紹進璽於朝魏忠賢欲

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黃尊素言宋哲宗得璽
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
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也乃止 吏部尚書掌左都御史
孫瑋疾篤上疏言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
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登用善
類舊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宏鍾
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
薦部臣徐大相並老成蹇諤跼伏草野良可歎惜倘蒙簡擢必能昭
德塞違爲陛下收拾人心尤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
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臣遘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屍
諫遂卒贈太子太保 毛文龍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 先是寧遠城
工竣關外守具畢備孫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速

昇臣饒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
饒足渠卽妄爲不如許而不與文移往復稽緩之承宗再疏促具以
情告帝爲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方震孺游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譴
也承宗實劾之後皆爲求宥復稱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
遣戍朝端譁然給事中顧其仁及許譽卿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置
弗省會承宗敘五防效勞諸臣且引疾乞罷九月進袁崇煥滿桂趙
率教等秩遣中官劉應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
纈金幣魏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
一言忠賢由是大恨崇煥偕馬世龍王世欽帥水陸馬步軍萬二千
東巡廣寧謁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請卽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
以爲時未可乃由水道汎三岔河而還 封光宗選侍李氏爲康妃
初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揚卑污狡獪不修士行見東林勢盛將出
都力薦李三才求入其黨在淮揚贓私狼籍霍邱知縣鄭延祚貪將

劾之以千金賄免延祚知其易與再行千金卽薦之其行事多類此
比還朝左都御史高攀龍盡發其貪污狀趙南星議戍之詔革職候
勘呈秀大窘求解於李應昇昏夜款門長跪乞哀不得乃走魏忠賢
所叩頭涕泣乞爲養子因言南星攀龍及楊漣等皆東林挾私排陷
不去之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方思藉外廷爲助得呈秀恨相見晚
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 山東江西浙江湖廣福建考官皆以策問
譏刺魏忠賢降諭切責福建檢討顧錫疇給事中董承業山東給事
中熊奮渭主事李繼貞江西檢討丁乾學給事中郝土膏浙江編修
陳子壯湖廣編修方逢年並貶三秩調外已並削其籍子壯父給事
中熙昌亦被斥復使人詐爲校尉往逮乾學挫辱之乾學憤鬱而卒
冬十月太廟時享魏廣微偃蹇後至魏大中抗疏糾之廣微恚辨
疏詆言者李應昇言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
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一輩

爲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
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魏忠賢將鐫應昇秩韓爌力
救乃奪俸一年 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尙友欲得之其門生
潘雲翼等爲之請魏大中以尙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趙南星亦以
太常寺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得旨擢用魏忠賢方與顧秉謙
魏廣微崔呈秀等日夜聚謀伺外廷隙御史陳九疇受廣微指上疏
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故謀於文選員外郎夏嘉遇而用之
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辨語侵九疇九疇因再疏力詆命並下部院
議南星及高攀龍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
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鐫大中嘉遇三級出之外并謫九疇而責南星
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
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許譽卿偕同官繼言之鐫秩歸
韓爌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

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 廷推吏部尚書楊漣注籍不與魏廣微以魏忠賢意喻吏部欲用其私人侍郎陳于廷執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又以所推仍南星遺黨切責于廷等于廷漣及左光斗並斥爲民文選郎中張光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並坐貶 故事閣中止首輔一人秉筆魏廣微欲分韓爌權屬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十一月己巳爌抗疏乞休略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抒宵旰憂忠直尙稽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爲封還之釐皆臣罪之大者陛下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過無由矣乞亟褫臣官爲佐理溺職之戒得旨卿親承顧命當竭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

言今復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不報爚
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守語
忠賢及其黨益恨 都勻凱里土司者運道咽喉也安邦彥結諸蠻
困其城長官楊世蔚等不能守會朝命蔡復一代楊述中總督雲南
貴州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尙方劍便宜從事復一乃召集將吏
申嚴紀律遣魯欽及總兵官劉超救凱里拔賊巖頭寨遂移師克平
茶斬賊衆五百餘已邦彥盡驅羅鬼結四十營於班鳩灣後寨互二
十餘里分犯普定等處復一遣前參政尹伸副使楊世賞救普定欽
與總兵官黃鉞分道禦賊欽帥部將張雲鵬劉志敏鄧玘等大敗賊
汪家沖鉞偕陸夢龍以三千人曉行大霧中直前搏賊大敗之於蔣
義寨合追至河斬首千五百餘級搜山復斬六百餘級伸亦解普定
圍擣賊巢斬千二百級再會大軍通盤江路斬逆酋沙國珍及從賊
五百邦彥勢窘渡河西奔欽鉞督諸將窮追夢龍等分駐三岔河岸

爲後勁雲鵬玘等深入織金織金者邦彥巢也緣道皆重關疊隘木石塞山徑將士用巨斧開之或舉藤穿竇而入賊敗遁深箐先後斬千餘級焚賊巢數十里獲牛馬甲仗無算窮搜不得邦彥乃班師復一上欽等功因言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遵義抵水西雲南出兵霑益抵烏撒倚角平賊帝悉可之命廣西雲南四川諸郡鄰貴州者聽復一節制 楊漣等之逐也孫承宗方西巡薊昌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魏廣微聞之奔告魏忠賢曰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主公立齋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心動令顧秉謙調旨責之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夜啓禁門召兵部尙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又矯旨諭九門守奄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御史李蕃至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襍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承宗乃杜門求罷邦華引疾去未幾或言巡撫甘肅都御史李若星

將起義兵清君側之惡若星遂得罪 十二月辛巳御史梁夢環復劾汪文言逮下鎮撫獄 時朱國禎代韓爌爲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李蕃復上疏劾之國禎三疏引疾魏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丙申加國禎少傅廕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歸月廩輿夫皆如制顧秉謙遂爲首輔楊漣之劾忠賢也疏有門生宰相語秉謙見之恨甚及魏大中劾廣微助祭後期二人決意傾善類點摺紳便覽一冊以葉向高趙南星等百餘人爲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等六十餘人爲正人由奄人王朝用進之俾忠賢據是爲黜陟忠賢先後矯旨召用朱童蒙郭允厚爲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爲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給事中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御史免崔呈秀戍亦復御史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鍼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懋徐大化邵輔忠姚宗文郭鞏陸卿榮等一時並起呈秀尋督二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相與屏人密語

呈秀造天鑒同志諸錄紹徽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
趙南星劉一燝等爲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
賢清流之禍於斯烈矣廣微以札通忠賢簽其函曰內閣家報時稱
曰外魏公 癸卯南京地震如雷 致仕左都御史鄒元標卒 黎
維祺發兵擊莫敬寬克之殺其長子掠其妻妾及少子以歸敬寬與
次子逃入山中已而復回高平 初福建東大海中有地曰臺灣爲
紅毛夷所據築室耕田久留不去紅毛夷者海外雜種紺服赤鬚髮
卽所謂和蘭國也已復出據澎湖築城求市巡撫商周祚拒之不能
靖會南居益代周祚爲巡撫賊方犯漳泉招日本大泥咬啣吧及海
寇李旦等爲助居益使人招旦說攜大泥咬啣吧賊懼遣使求款斬
之乃遣將先奪鎮海港築城其地且戰且築賊退保風櫃城居益增
兵往攻數月寇不退復大發兵諸軍齊進賊窮蹙始汎舟去諸將禽
賊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獻於朝居益乃築城澎湖設游擊統兵三

千築礮臺以守而紅毛之據臺灣者猶自若也

五年春正月癸亥

大清兵取旅順守將朱國昌戰死 戊寅以慶陵工成予魏忠賢等

廕賜 卹貴州殉難諸臣安順推官徐朝綱等 魯欽等自織金旋

師渡陸廣河賊從後襲擊諸營盡潰死者數千人

三月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自遼陽移都瀋陽是爲

盛京 甲寅釋奠於先師孔子魏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又議裁

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吏部尙書崔景榮力持不可乃止景榮由

是浸忤忠賢指 魯欽等旣敗傅宗龍上言不合滇蜀則黔不能平

賊不專總督任則不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蔡復一兼督四

川開府遵義而移蜀撫駐永寧滇撫駐霑益黔撫駐廣陸沅撫駐偏

橋四面並進發饟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以復一新敗令
解官甲戌命燮元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討安邦彥而以尹同皋
撫四川王璠撫貴州閔夢得亦移鎮一如宗龍議 河套松山諸部
犯鎮番參將官惟賢丁孟科大敗之斬首二百四十餘級 汪文言
下獄千戶吳孟明頗爲之左右掌司都指揮僉事許顯純怒誣孟明
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訊削籍歸孟明兌之孫也初魏忠賢日謀殺楊
漣至於朝臣爭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本無與也宵小欲藉忠賢
力誅鋤正人乃相率乞爲義兒且曰東林欲害翁以故忠賢欲甘心
焉徐大化又獻策曰彼但坐移宮罪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
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忠賢大悅從之顯純略曉文墨性殘酷
嚴鞫文言使引漣等受賄狀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
哉備受五毒至死不承大洪漣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坐漣
及左光斗贓二萬魏大中三千周朝瑞萬袁化中六千顧大章四萬

詞連趙南星李若星毛士龍繆昌期鄒維璉鄧漢廬化鼈錢士晉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彥熊明遇黃龍光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等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卽日斃文言丁丑爰書上忠賢卽矯旨逮璉等六人削南星等籍下撫按提問南星之去也忠賢及其黨惡之甚每矯敕諭必曰爲元凶於是御史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及程國祥夏嘉遇王允成爲南星黨得旨并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李邦華孫鼎相等十四人並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時先後削籍者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高攀龍御史張慎言編修姚希孟侍郎郭尙賓錢龍錫孫居相光祿寺卿錢春大理寺少卿易應昌太常寺少卿程註布政使張光縉員外郎孫必顯等三百餘人諸宵小爭務搏擊追奪之命無虛日註子良籌方舉進士除命永不錄敘未出仕而除名前此未有

也春一本子光緒光前兄必顯振基子也 夏四月己亥魏忠賢矯
旨責前大學士劉一燝誤用熊廷弼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忠賢
不識字王體乾李永貞等爲之謀主遇票紅文書及改票動請御筆
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帝性機巧好親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
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忠賢
以是恣威福惟己意 御史田景新誣劾兩廣總督侍郎何士晉納
安邦彥十萬金阻援兵遂除士晉名徵賄助饒士晉憤鬱而卒 孫
承宗杜門久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論冒饒者復踵至遂
下廷臣雜議崔景榮力言承宗不可去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
清饒三事責承宗奏報承宗遣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
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王世欽尤世祿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
餘人省度支六十八萬 五月癸亥給事中楊所修請以槌擊紅丸
移宮三案編次成書從之 乙丑祀地於北郊 庚午行宗室限祿

法 六月丙戌朱延禧致仕 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蔡復一方俟
代與傅宗龍謀討破烏粟螺螄長田及十五砦叛苗斬七百餘級安
效良約安邦彥犯曲靖尋甸復一遣許成名往援賊乃遁長田苗天
保阿秧受安邦彥僞都督爲諸苗魁監軍按察使來斯行誘斬阿秧
阿秧弟阿買與天保乞邦彥兵復讎復一以兵事屬貴陽同知周鴻
圖及魯欽等三道進大戰米墩山生禽天保及阿買先後斬賊魁五
十四人獲首功二千三百五十破焚百七十四寨盛夏興師將士冒
暑雨衝嵐瘴劇寇盡除 楊漣等之被逮也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
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漣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魏大
中子諸生學泚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爲也乃微服間行
刺探起居過蘇州員外郎周順昌方家居聞大中至出錢與同臥起
者三日許以女字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
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

罵不絕口漣等先後至許顯純酷刑拷訊責以受賄皆不承顯純已與羣小成謀第自爲諸人誣服狀上之而已魏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崔景榮懼諸人立死杖下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廣微不得已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爲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爲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豈可逐日嚴刑令鎮撫追比身非木石重刑之下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使之追贓官守安在勿論傷好生之仁抑且違祖宗之制將朝政日亂與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而忠賢怒已不可解乃具疏乞休不許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劾景榮陰護東林媚奸邪而邀後福秋七月削景榮籍爲民左光斗嘗督畿輔學校鹿善繼之父正與舉人孫奇逢倡議釀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學泮亦變姓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與光斗弟光明皆主正家 壬戌毀首善書院 壬申給事中李魯生

劾前大學士韓爌削其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斃其家人於獄爌鬻田宅貸親故以償乃棲止先墓上御史周維持劾前尙書周嘉謨曲庇王安前尙書張問達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並削籍御史牟志夔復誣問達贓私命捐貲十萬助軍興頃之間達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半涇陽知縣路振飛復遲其追比然問達家遂破 甲戌御史石三畏追論萬曆辛亥丁巳癸亥三京察力詆李三才王圖孫丕揚曹于汴楊北京王宗賢顧憲成胡忻王元翰王淑忬趙南星張問達王允成涂一榛王象春而薦喬應甲徐兆魁等於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追奪誥命 八月壬午張訥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余懋衡孫慎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從之元標等並削奪 楊漣等繫獄月餘五日爲一限輸金不中程者受全刑五毒備具呼晷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許顯純叱咤自若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先後爲獄卒所斃大中

屍至潰敗不可識學泚一慟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家人以漿進輒
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死漣時年五十四素貧產入官
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資
助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光斗贓未竟撫按繫其
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以所司
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顧大章贓亦未竟羣小謂諸
人潛斃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之刑部獄由是
漣等慘死狀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尙書李養正等
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魏忠賢大喜矯詔
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弟
諸生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卒 戊子禮部尙書周如磐
兼東閣大學士侍郎丁紹軾黃立極爲禮部尙書少詹事馮銓爲禮
部右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魏忠賢矯詔責切廷臣中言

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魏廣微見之益懼丐顧秉謙爲解忠賢意少釋廣微復三疏乞休己亥許之去加少傅太子太師廕子中書舍人典禮優渥猶用前好故也

邏者獲武弁蔣應暘謂與熊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叵測御史門克新卓邁石三畏郭興治連疏趣誅廷弼馮銓素憾廷弼與顧秉謙等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於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怒壬寅殺之傳首九邊應暘極言廷弼冤亦誅死己梁夢環謂廷弼侵盜庫資十七萬御史劉徽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魏忠賢卽矯旨嚴追罄貲不足姻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兆珪等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兆珪自剄死其母稱冤爾玉去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 降人劉伯澁言耀州可取狀馬世龍以爲然遣前鋒副總兵魯之甲參將李承先帥師襲之九月壬子之甲等敗沒於柳河死者四百餘人初孫承宗求去不得忌者多擊世龍以撼

之承宗請以百口保世龍帝遂不問及是言者復蠶起劾世龍並及承宗章疏數十上嚴旨令世龍戴罪圖功承宗求去益力冬十月己卯兵部尙書高第經略遼薊登萊天津軍務 丙戌停刑 庚寅孫承宗致仕加特進光祿大夫廕子中書舍人喻安性亦罷遂廢遼東巡撫不設承宗在關四年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開屯五千頃 編修吳孔嘉與其族人中書舍人吳懷賢有讎楊漣之劾魏忠賢也懷賢書其疏後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卽時遣戍又與工部主事吳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及是孔嘉誘懷賢奴告其主隱占黃山并及前語忠賢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丙申矯旨逮下鎮撫獄拷掠死遣主事呂下問評事許志吉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累者數百家徽州知府石萬程不能堪棄官去李魯生反劾萬程罷之徽州幾亂時東廠番役橫

行所緝訪無論虛實輒糜爛甚至剝皮割舌所殺不可勝數有四人夜飲密室一人酒酣謾罵忠賢其三人噤不敢出聲罵未訖番役攝四人至忠賢所卽磔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後軍府經歷張汶被酒詆忠賢亦下獄拷掠死 庚子以皇子生詔赦天下

前總督雲貴湖廣軍務兼貴州巡撫侍郎蔡復一卒於平越軍中贈兵部尙書諡清憲任一子官復一好古博學善屬文耿介有大節旣沒橐無餘資 十一月壬子周如磐致仕 高第謂關外必不可

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啓侬上書袁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已得之封疆再歸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爭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

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
怨而軍益不振崇煥先以父憂奪情及是遂乞終制帝不許十二月
進按察使視事如故 乙酉御史盧承欽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
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
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煊謂之敢死軍人孫
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請悉以姓名罪狀榜示天下魏忠賢大
喜從之 趙南星之下撫按問也適郭尙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
皋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
南星贓萬五千得親故捐助始獲竣戊子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
龐永昌南星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時
先後坐贓遣戍者熊明遇鄒維璉貴州黃正賓大同何棟如滁陽張
慎言肅州李若星廉州毛士龍平陽凡數十人夏嘉遇亦逮訊論徒
憤恨發疾卒 毛文龍言朝鮮逆黨李适韓明璉等起兵昌城直趨

王京被臣禽獲餘孽韓潤鄭梅等竄入建州有左議政府尹義立約爲內應期今冬大舉犯朝鮮臣已咨國王防守暫移鐵山之衆就雲從島柴薪 御史夏之令嘗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及巡皇城劾治內使馮忠等魏忠賢深銜之御史倪文煥希指論劾逮下鎮撫獄坐贓拷死 御史吳裕中熊廷弼姻也廷弼之死丁紹軾有力焉馮銓使人嗾裕中劾紹軾而先報魏忠賢曰裕中必爲廷弼報讎疏上命於午門杖之百昇至家死

六年春正月戊午修三朝要典始用楊所修之言也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侍郎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崔呈秀疏陳要典之源追論並封妖書之藩三事凡擁衛光宗者悉加醜詆魏忠賢悅宣付史館 我

大清知經略易與舉大軍西渡遼河袁崇煥聞卽偕總兵官滿桂副總兵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刺

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効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奸金啓侖具守卒食辟道上行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

丁卯

大清兵圍寧遠進攻之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戊辰再攻復被卻圍遂解啓侖亦以然礮死啓侖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孫承宗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民心死贈光祿寺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戶

大清旣解圍分兵數萬人略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 二月蒙古以寧遠被圍乘間入犯平川三山堡趙率教禦之斬首百餘級奪馬二百匹追至高臺堡乃還 高第之鎮關門也大反孫承宗之政務折辱諸將遇楊麒若偏裨麒至

見侮其卒會寧遠被圍第擁兵不救疏言關門兵止存五萬言者益以爲承宗罪承宗告戶部曰第初洩關常給十一萬七千人饟今但給五萬人饟足矣第乃以妄言引罪時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已袁崇煥以圍解聞舉朝大喜乙亥立擢崇煥僉都御史專理軍務仍駐寧遠璽書獎勵滿桂等進秩有差褫第官以王之臣代爲經略而以率教代麒 魏忠賢恨繆

昌期不置矯旨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會吳中訛言黃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爲張永授以私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凡四輩侍郎沈演方家居寓書忠賢曰事有蹟矣忠賢卽遣使譙訶實取其空印疏令李永貞李朝欽爲詞誣故蘇松巡撫周起元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昌期尊素及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往來講學因行居間戊戌分遣緹騎逮之初考功郎中蘇繼歐以楊漣黨削籍及是緹騎四出忠賢黨遣人

怵之曰逮者至矣繼歐竟縊死 己亥祭日於西郊 三月丁未設

各邊鎮監軍內臣太監劉應坤紀用鎮守山海關丁紹軾王永光及
袁崇煥等屢諫不聽 論寧遠解圍功封魏忠賢從子良卿肅寧伯

初朝議命朱燮元移鎮遵義合四川貴州雲南廣西軍討安邦彥
燮元赴重慶邦彥偵知之謀乘官軍未發分犯雲南遵義而令奢寅
犯永寧寅凶淫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錢乘寅醉殺之邦彥乃大舉
寇貴州魯欽禦之河上連戰數日殺傷相當會大軍無糧乘夜皆潰
庚戌賊夜半直逼欽壘將士逃竄欽遂自剄欽勇敢善戰爲西南大
將之冠旣沒賊勢復張燒劫諸堡苗兵復助逆貴陽三十里外樵蘇
不行全黔震動已傳宗龍擊破邦彥趙官屯斬老蟲添邦彥復屢敗
諸苗皆引歸邦彥乃遣人詣燮元乞撫燮元聞於朝許之遣參將楊
明輝往 壬子復設遼東山海巡撫以袁崇煥爲之 班記刺麻台
吉復糾松山銀定歹成及矮木素三兒台吉以三千騎犯鎮番官惟

賢再敗之獲首功二百有奇三兒台吉被創死 夏四月丁丑命南京守備內臣搜括應天各府貯庫銀充殿工兵鑲從操江巡撫范濟世之請也南京內庫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戊戌丁紹軾卒 周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緹騎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比開讀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琅璫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蠶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會旂尉往浙江逮黃尊素過蘇州橫肆甚城外人復羣擊之旂尉失駕帖不敢復往順昌尊素皆自詣吏高攀龍聞逮者至晨謁宋儒楊時祠以文

告之歸與二門生一第飲後園池上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
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局
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
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
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
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旂尉乃欲逮攀龍子葉茂才力救得免常
州知府曾櫻乃助繆昌期李應昇資而經紀攀龍身後事昌期應昇
尊素順昌及周宗建皆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
反謀斷水道劫漕舟魏忠賢大懼已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
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
矣昌期等先後下鎮撫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
毒備至辛丑晦斃於獄 五月戊申王恭廠災地中霹靂聲不絕火
藥自焚煙塵障空白晝晦冥凡四五里死者甚衆 己酉以旱災敕

羣臣修省 癸亥朝天宮災 毛文龍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
越數日又遣兵襲撒爾河攻城南爲

大清守將所卻 六月丙子京師地震靈邱地震經月壓死人民無

算 壬午河決廣武 辛卯三朝要典成刊布中外顧秉謙擬御製

序冠其首極意詆諸黨人惡挺擊事以王之寀爲罪首紅丸之案以

孫慎行爲罪首移宮以楊漣左光斗爲罪首議開棺僂屍有解之者

乃免 周順昌每被掠治必大罵魏忠賢許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

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嘆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顯

純又呵周宗建曰復能罵魏上公一丁不識乎黃尊素李應昇先後

爲獄卒所害尊素年四十三應昇年甫三十四宗建死徵賊急所親

福建副使蔣英代之輸亦坐削籍蘇州諸生朱祖文爲順昌納餽粥

湯藥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及順昌櫬歸哀慟發病死顏佩韋

等論斬皆延頸就刃語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及忠賢

敗吳人感佩韋等義卽毛一鷺所建忠賢生祠址合葬之題曰五人
之墓祖文先之孫也 閏月辛丑巡撫浙江僉都御史潘汝楨請建

魏忠賢生祠許之 馮銓釋褐十二年登宰輔爲魏忠賢所暱崔呈

秀妬之孫杰霍維華亦以呈秀最得忠賢權欲令入閣兵部郎中吳
淳夫疏攻銓壬寅銓罷去杰等又慮王紹徽爲吏部不肯推呈秀御
史袁鯨張文熙乃疏詆紹徽朋比鯨再疏列其鬻官穢狀紹徽亦落
職由是羣小分途日相軋 壬子朱燮元以憂去偏沅巡撫閔夢得

代之 京師大水江北山東旱蝗 袁崇煥旣解圍志漸驕與滿桂

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僉書中軍府事令趙率教盡統關內外兵
移鎮寧遠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而召命已下乃請用之關門崇煥
又以爲不可與之臣亦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
屬崇煥畫關守崇煥恐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
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

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
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
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
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未幾崇煥亦自悔請仍
用之臣言帝可之命桂挂印移鎮關門兼統關外四路及燕河建昌
諸軍賜尙方劍以重事權 秋七月辛未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初
揚州知府劉鐸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事非句偵者得之聞於魏忠
賢倪文煥復構之遂逮治鐸雅善魏良卿事得解許還故官良卿從
容問鐸曩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千良卿令錦衣還之錦衣怒曰
夜俟鐸隙言鐸繫獄時與囚方震孺同謀居間辛巳再下鐸鎮撫獄
會鐸家人有夜醮者參將張體乾誣鐸呪忠賢刑部尙書薛貞坐
以大辟竟殺之 丙戌禮部侍郎施鳳來張瑞圖詹事李國權俱禮
部尙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八月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晏駕袁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我

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 先是王城

建議謂督臣移鎮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閔夢得陳用兵機宜請自

永寧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可屯兵進白

巖層臺畢節大方僅二百餘里我既宿重兵諸番交通之路絕然後

貴陽遵義軍剋期進賊必不能支疏未報夢得召還代以尙書張鶴

鳴議遂寢 陝西流賊起由保寧犯廣元 周起元逮至京許顯純

酷刑榜掠竟如李實疏懸坐贓十萬親故多爲之破家九月斃之獄

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 庚寅顧秉謙致仕 壬辰皇極殿

成 停刑 己亥魏良卿晉封肅寧侯 楊明輝奉制書至水西僅

云招撫安位不赦安邦彥邦彥怒殺明輝撫議遂絕邦彥自號四裔

大長老諸稱元帥者不可勝計 江北大水河南蝗 冬十月戊申

進魏忠賢爵上公魏良卿寧國公子誥券加賜莊田一千頃己酉以
皇極殿成詔天下官匠雜流陞授者九百六十五人工部尙書崔呈
秀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母死不奔喪奪情視事 癸
丑改修光宗實錄事關三案者皆以要典爲據 皇后張氏性嚴正
數於帝前言客氏魏忠賢過失帝嘗過后宮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
曰趙高傳也又嘗召客氏至欲繩以法以故客魏交恨會有張匿名
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并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出后父太康
伯國紀及被逐諸人手邵輔忠孫杰謀因此興大獄盡殺東林諸人
而借國紀以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
人慮禍不敢應順天府丞劉志選年老謂己必先忠賢死竟上之極
論國紀謀占宮婢韋氏矯中宮旨鬻獄諸罪而未言毋令人訾及丹
山之穴藍田之種疏上事叵測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后
爲故司禮劉克敬所選忠賢遷怒克敬謫發鳳陽縊殺之 十一月

庚寅予魏良卿鐵券編修陳仁錫當視草持不可羣小以威劫之毅
然曰世自有視草者何必我不數日太倉生員孫文豸武進士顧同
寅以作詩悼熊廷弼爲兵馬司緝獲門克新指爲妖言鍛鍊成獄詞
連仁錫及文震孟罪將不測有密救者乃削仁錫震孟及庶吉士鄭
鄭籍文豸同寅並棄市 袁崇煥偕劉應坤紀用趙率教巡歷錦州
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魏忠賢與應坤等並因
是廢錦衣崇煥亦進所廢爲指揮僉事崇煥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
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礮
一策今山海四城旣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
報從之 十二月戊申南京地震 安邦彥帥衆二十萬寇雲南至
馬龍後山去會城十五里總兵官遣景東土舍陶明卿帥兵伏路左
賊分道并至官軍禦之賊拒戰勢甚銳明卿以象陳從左翼衝出橫
擊賊乃潰追奔十餘里巡撫上功推明卿第一 毛士龍旣遣戍劉

徽復撫邵輔忠前奏劾其納訪犯萬金魏忠賢卽矯旨逮治士龍知忠賢必殺己夜中踰牆遁其妾謂有司殺之被髮號泣於道有司無如之何士龍乃潛至家載妻子浮太湖會櫻復保護之竟免 銀定反成等以三兒台吉之死挾憤圖報益糾河套土巴台吉等分道入掠副總兵官惟賢及鎮將徐永壽等分道拒之獲首功百有六十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僂號五彪吏部尙書周應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爲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太監陶文奏築喜峯隘口成督師王之臣奏築山海城刑部奏大盜王之錦獄南京修孝陵工竣甘肅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獲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忠賢又自奏三年緝捕功詔書褒獎半歲中所廢錦衣指揮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

先都督僉事呈秀弟凝秀為薊鎮副總兵其同類盡鎮薊遼山西宣
大諸阨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棟等歲時賂名馬珍玩弗絕

七年春正月辛未振鳳陽饑 太監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

崔文昇李明道提督漕運河道覈京師通州諸倉初戚臣李承恩者

寧安大長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賜器魏忠賢誣以盜乘輿服御物論

死文輔遂奪公主第為公廨署曰戶工總部騶從常數百人部郎以

下皆庭參勢燄出羣閹上文昇亦以忠賢故復用并免李可灼成徐

大化請起方從哲從哲不出 辛卯免權潼關咸陽商稅 二月壬

戌修隆德殿 癸酉豐城侯李承祚請開采珠池銅礦不許 先是

遼左用兵逃軍憚不敢歸伍相聚剽擄至是關中饑喬應甲為陝西

巡撫朱童蒙為延綏巡撫皆貪黷不詰盜戍子白水王二鳩衆墨其

面闖入澄城殺知縣張斗耀是為流寇之始 梁夢環馳疏極論張

國紀罪且摘劉志選丹山藍田二語為詰難冀以傾皇后李國槽言

於魏忠賢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勸父構母者王體乾亦以危言沮之事乃止國紀放歸故郡 先是

大清將征朝鮮并規勦毛文龍乃再遣使答袁崇煥而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廷議以崇煥與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及劉應坤紀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

大清兵已入安州都司王三桂等赴援陳亡朝鮮節度使南以興自焚死文龍及朝鮮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救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爲牽制之勢三月

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還皮島兵死者千
人朝鮮兵死者六萬焚糧百餘萬

大清進破郭山凌漢山城直抵中和游騎出入黃鳳之間平壤黃州

不戰自潰朝鮮國王李侖及士民遷於江華以避難

大清遣使諭之俾納款

大清遂班師率教等皆無功而還 銀定賓兔矮木素班記刺麻合

土賣火力赤等由黑水河入官惟賢及西路副將陳洪範大破之斬

首百八十餘級 山東牛產犢如麒麟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黃立

極票旨曰廠臣修德故仁獸至時中外上疏咸稱魏忠賢爲廠臣立

極等票旨亦然無敢名忠賢者 先是劉志選疏頌要典力詆王之

案孫慎行楊漣左光斗而極譽劉廷元岳駿聲黃克纘徐景濂范濟

世賈繼春及傅櫬陳九疇且云慷慨憂時力障狂瀾於旣倒者魏廣

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於不日者

廠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之案宜正典刑慎行宜

加遣戍魏忠賢大悅夏四月丁酉下之案鎮撫司獄坐賊八千瘐死

獄中 緬甸侵孟良孟良就車里求救車里宣慰刀韞猛遣兵象萬

餘赴之緬遂興兵攻車里韞猛不能支遁至思毛地緬追執之以去
車里遂亡 袁崇煥之議和也中朝不及知及奏報優旨許之會朝
鮮被兵言官謂和議所致崇煥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
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狹人稠安所得食
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
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東江姑以和之說緩
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尙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
報聞 自潘汝楨始建魏忠賢生祠諸方效尤幾徧天下其尤甚者
閩鳴泰總督薊遼保定建至七所劉詔爲巡撫倪文煥爲巡按建至
四所宗室則楚王華奎外戚則武清侯李誠銘博平侯郭振明功臣
則總督史永安巡撫袁崇煥等皆爲題請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
者數萬河南巡撫郭增光等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
者延綏巡撫朱童蒙用琉璃瓦詔建祠薊州金像用冕旒督饟尙書

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稱九千歲請以游擊一人守祠凡疏
詞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帝德至聖至神或曰民心依歸卽天心
向順而閣臣輒以駢語褒答中外若響應五月己巳監生陸萬齡言
孔子作春秋誅少正卯而廠臣亦作要典誅東林黨人請建祠太學
旁歲祀如孔子其無忌憚至此初汝楨上疏御史劉之待會彙遲一
日湖廣建祠或言上梁文出洗馬賀逢聖手忠賢大喜詣逢聖逢聖
曰誤借銜陋習耳或建於內城東街工部郎中葉憲祖竊歎曰此天
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萬齡旣上疏具簿據金請司業林鈺
爲倡鈺援筆塗抹卽夕挂冠櫺星門徑歸並削籍而薊州參議胡士
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副使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
下風靡 趙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代之又以左輔爲前
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丙子

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輔及朱梅紀用嬰城固守而遣

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滿桂聞警遣兵救被圍
笨籬山桂與世祿赴之大戰相當遂入寧遠城與袁崇煥爲守禦計
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以世祿及祖大壽將之將繞出
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
朝廷已命桂移前屯三屯總兵官孫祖壽移山海關宣府總兵官黑
雲龍移一片石閩鳴泰移鎮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
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癸巳

大清兵分攻寧遠崇煥與劉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
濠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

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城中發大礮士卒多損
傷六月庚子圍解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桂率教功
爲多魏忠賢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遂乞休 秋七

月乙丑朔帝不豫 丙寅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

撫駐寧遠 己卯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敘寧錦功也文武
 增秩賜廕者數百人袁崇煥止增一秩初霍維華由忠賢至尚書所
 親為近侍宮禁事皆與知因進仙方靈露飲帝甚甘之及得疾體腫
 忠賢以咎維華維華懼且慮後患欲先自貳於忠賢乃力辭寧錦恩
 廕乞以讓崇煥忠賢覺其意降旨頗厲 壬戌戌孫慎行於寧夏會
 櫻緩其行 丁亥海賊寇廣東 浙江大水 八月丙申加魏良卿
 太師魏鵬翼少師 戊戌中極建極二殿成 乙巳召見閣部科道
 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再論三殿功封
 忠賢從子良棟為東安侯 甲寅帝大漸乙卯崩於乾清宮年二十
 三遺詔以皇第五弟信王由檢嗣皇帝位廷臣入臨內使十餘人傳
 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見魏忠賢密謀久之語祕不得聞或言忠賢
 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信王入居宮中素稔忠賢惡深自做
 備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致仕大學士葉向高卒年六十九贈

太師諡文忠 江西巡撫楊邦憲請建魏忠賢生祠毀周程三賢祠
并鬻先賢澹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帝且閱且笑忠賢覺帝
意具疏僞辭帝卽報允揚州生祠方上梁而哀詔至旣哭臨巡鹽御
史許其孝等釋縲易吉相率往拜見者咋舌 九月甲申追諡生母
賢妃劉氏曰孝純皇太后遷葬慶陵尋封太后弟效祖新樂伯母徐
氏瀛國太夫人 丁亥停刑 庚寅冊妃周氏爲皇后 蒙古炒花
諸部離散王之臣等多收置之麾下帝詔之臣毋蹈袁應泰王化貞
故轍並責滿桂阿之臣意桂遂請病乞休不許 冬十月甲午朔享
太廟 癸丑南京地震 先是羣小知魏忠賢必敗內相攜副都御
史楊所修首請允崔呈秀守制御史楊維垣繼之賈繼春方督學南
畿馳疏劾呈秀及尙書田吉順天巡撫單明詡副都御史李夔龍呈
秀乞罷帝猶慰留章三上温諭令乘傳歸山陰監生胡煥猷劾黃立
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權等身居揆席漫無王持甚至顧命之重臣

斃於詔獄五等之爵上公之尊加於闔寺而生祠碑頌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復何辭帝除煥猷各下之吏立極等內不自安各上疏求罷帝猶優詔報之帝一日問左右立枷何爲王體乾對曰以罪巨奸大憝耳帝愀然曰雖如此終可憫忠賢爲縮頸主事陸澄原錢元愨交章論忠賢帝猶未發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賤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大懼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十一月甲子安置忠賢於鳳陽 戊辰撤各邊鎮守內臣崔文昇等並召回 魏忠賢既行尋命逮治己巳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崔呈秀自知不免列姬妾羅諸奇異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卽擲壞之飲已自縊 癸酉免天啓時逮死諸臣贓釋其家屬 詔曰廠衛深文附會鍛鍊朕深痛焉其赦耿如杞子復原官胡

士容等改擬於是如杞上疏言臣自入鎮撫司五毒並施縛赴市曹者日有聞矣幸陛下赦臣以不死驚魂竊定乞放臣還家養疾帝不許立擢如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癸巳黃立極致仕 上林苑典簿樊維城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朧奏請封爵者所司及受封之人俱斬今魏良卿良棟鵬翼白丁乳臭兒並叨封爵當按律誅忠賢所積財半盜內帑籍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饗因請褻卹楊漣萬燦等一十四人召還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三十二人亟正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已又言崔呈秀雖死宜剖棺戮屍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賜馳驛或僅令還鄉何以服人心昭國典末斥給事中陳爾翼請緝東林遺孽之非乞釋御史方震孺罪帝並采納之維城玉衛之子也 帝以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皆魏忠賢所用不足倚十二月詔廷臣推舉列十人以上帝做古枚卜典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前南京吏部侍郎錢龍錫次禮部侍郎李標

尙書來宗道吏部侍郎楊景辰鳳來等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前禮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劉鴻訓並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惟宗道景辰在朝龍錫家居遣行人召之鴻訓三辭不允 魏良卿及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客光先等並伏誅笞殺客氏於浣衣局籍客家得宮女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爲人尤疾之 前尙書趙南星遇赦當還魏忠賢黨牟志夔爲巡撫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李若星張慎言並得還朝士爲毛士龍稱冤詔盡赦其罪士龍詣闕謝且陳被陷之故帝憐之命復官致仕 時魏忠賢既敗霍維華楊維垣賈繼春等彌縫百方力扼正人維垣首上疏並指東林崔魏爲邪黨會阮大鍼自家函兩疏馳示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爲言謂天啓四年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傳語維垣若時局大變上劾崔魏疏脫未定則上合算疏維垣得大鍼疏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助

明紀卷第五十一

明

紀

卷五十一

三

中華書局聚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紀卷第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篋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莊烈紀一

起崇禎元年戊辰訖崇禎三年庚午凡三年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春正月編修倪元璐言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旣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亦所不免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建祠效尤不已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充此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臣以爲過矣因極言韓爌文震孟宜召用書院當修復疏入責以

論奏不當維垣復疏駁之元璩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使伸也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忠賢之楊漣首劾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又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爲責三才五虎五彪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較正而何爲責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璿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況廷弼行賄之說特忠賢造作以誣清流爲楊左諸人追賊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璿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

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
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德
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真
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敗壞天下
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且如忠賢呈秀貫滿久矣不遇
聖明誰攻去之維垣又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訓
也假令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或逆璫以兵劫諸人使從叛逆亦將
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
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
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
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
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
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疏上以互相詆訾兩解之時忠賢雖斃

柄國者悉其遺黨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兩疏出清議漸明善類亦稍登進矣 給事中顏繼祖疏論工部冗員及三殿敘功之濫汰去加秩寄俸二百餘人 辛巳詔內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壬午尊皇后張氏爲懿安皇后 丙戌戮魏忠賢及崔呈秀尸懸忠賢首於河間 二月乙未禁章奏冗蔓 癸丑御經筵 丁巳戒廷臣交結近侍 三月己巳葬愍皇帝於德陵廟曰熹宗 戊辰施鳳來張瑞圖致仕 乙酉贈卹冤陷諸臣楊漣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左光斗右都御史周起元兵部右侍郎繆昌期詹事兼侍讀學士周朝瑞大理寺卿魏大中周順昌並太常寺卿袁化中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顧大章並太僕寺卿萬燝光祿寺卿皆官其一子已從給事中瞿式耜言諡漣曰忠烈大中忠節順昌忠介又贈趙南星太子太保諡忠毅鄒元標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忠介高攀龍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諡忠憲馮從吾太子太保諡恭定攀龍亦授一子官王之寀復官賜

卹又贈張問達太保子一子官夏嘉遇太常寺少卿丁乾學侍讀學士吳裕中吳懷賢劉鐸蘇繼歐張汶等並獲贈卹御史吳煥劾崔文昇疏甫上文昇卽結同黨伏宮門號哭聲徹御座帝大怒並其黨皆杖一百充孝陵淨軍夏四月甲午袁崇煥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王之臣罷庚戌指揮卓銘請開礦不許五月己巳李國檣致仕先是大興知縣饒可久疏請更三朝要典爲奄黨所忌謫光祿寺典簿已侍講倪元璐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闕於清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黨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黨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帝命禮部會詞臣詳議庚午議上詔焚其板侍講孫之獬詣閣大哭力爭天下笑之 甲戌裁各部添注官

辛巳禱雨 乙酉復外吏久任及保舉連坐之法禁有司私派

王之臣之罷也袁崇煥未至霍維華謀行邊自固帝已可之顏繼祖言維華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爲救者亦維華以一給事中三年躡至尙書無敘不及有賚必加卽維華亦難以自解乃寢前命時魏忠賢黨猶盛言路新進者羣起抨擊且請召用韓爌而爲楊維垣等所扼李國楷來宗道楊景辰嘗事忠

賢不敢有所別白會李標劉鴻訓相繼還朝鴻訓毅然主持斥維華
維垣及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鍼徐紹吉張訥李蕃賈
繼春等帝乃遣行人召爨六月削馮銓魏廣微籍壬寅許顯純田爾
耕伏誅壬子宗道景辰罷時錢龍錫亦至標爲首輔龍錫鴻訓協心
輔理朝政稍清御史袁宏勛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
無罪而誅鋤自三人始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錦衣衛僉
事張道濬亦訐攻鴻訓奏辨繼祖言鴻訓先朝削奪朝鮮一役
舟敗僅以身免乞諭鴻訓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宏勛之借題傾人
道濬之出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帝是之給事中鄧英盡發宏勛
贓私且言宏勛以千金贄維垣得御史帝怒落宏勛職候勘已御史
高捷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所修繼春大鍼而不納之獬流涕忠言
謬主焚燬要典以便私黨孫慎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俸御史史
堃復佐捷攻鴻訓言路多不直捷堃捷堃遂罷去 張鶴鳴視師年

餘未嘗一戰瞿式耜及給事中胡永順萬鵬以鶴鳴由魏忠賢進連章劾之鶴鳴求去御史毛羽健言安邦彥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戶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七晝夜始抵賊巢一夫當關千人自廢王三善蔡復一所以屢敗也遵義距大方三日程而畢節止百餘里地平衍從此進兵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饟方略并薦前總督朱燮元閔夢得等帝乃罷鶴鳴起燮元總督貴湖雲川廣諸軍務兼巡撫貴州仍賜尙方劍錄前功進少保世廕錦衣指揮使尙寶司少卿黃正賓言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請勒歸田里從之 秋七月袁崇煥入都先陳奏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問崇煥五年之略崇煥曰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爾譽卿曰帝英明安可漫對

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懽然自失頃之帝出卽奏言東事本不易
竣陛下旣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饟工部給器械吏
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
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
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
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劉鴻訓等請收還王
之臣滿桂尙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
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構不得竟其志復上疏言恢
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
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
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
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
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旣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

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帝優旨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壬午浙江風雨海溢漂沒數萬人 海上多劇盜袁進李忠先降楊六楊七及鄭芝龍繼起李魁奇鍾斌旣降復叛福建總兵官俞咨皋招六七降獨芝龍猖獗如故芝龍嘗敗都司洪先春釋不追獲一游擊不殺咨皋戰敗縱之走當事知其可撫遣使諭之癸未芝龍降會朝命布政使熊文燦爲巡撫文燦善遇芝龍使爲己用先後擊禽魁奇蹙斌於大洋投海死海警遂息 大同久恃款弛備插漢虎墩兔西侵順義王遂入境大掠巡撫侍郎張翼明總兵官渠家楨並坐死插部遂挾賞不去帝御平臺召總督王象乾詢以方略對曰禦插之道宜令其自相攻今卜失兔西走套內白言台吉挺身免哈喇噴所部多被擄不足用獨永邵卜最彊約三十萬人合卜失兔所部并聯絡朵顏三十六家及哈喇噴餘衆可以禦插漢然與其構之不如撫而用之帝曰插漢意

不受撫奈何對曰當從容籠絡帝曰不款如何象乾復密奏帝善之命往與袁崇煥共計象乾至邊與崇煥議合皆言西靖而東自寧虎不款而東西並急因定歲予插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縻甲申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饟四月大譁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躬自翼之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八月袁崇煥抵關聞變馳至與廣密謀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勵一方乃靖袁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令祖大壽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朱梅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

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已又請罷寧遠及登萊兩巡撫不設帝皆從之崇煥遂留鎮寧遠 乙未詔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 戶部尙書畢自嚴以度支大絀請覈逋賦督屯田嚴考成汰冗卒停薊密昌永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俱報可 帝好察邊事頻遣旂尉偵探宣府巡撫李養沖疏言旂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且慮費無所出帝以示李標等曰邊情危急遣旂尉偵探奈何以爲僞且祖宗朝設立廠衛奚爲者標對曰事固宜慎養沖以爲不賂恐毀言日至賂之則物力難勝耳錢龍錫曰舊制止行於都城內外若遠遣恐難委信帝默然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 工部主事徐爾一疏訟熊廷弼冤請賜昭雪不聽 給事中韓一良言陛下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以官言之則縣官爲行賄之首給事爲納賄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

薪幾何上官督取過客有書儀考滿朝覲之費無慮數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兩月來辭卻書帕五百金臣寡交猶然餘可知矣伏乞陛下大爲懲創速治其尤者帝得疏大喜召見廷臣卽令一良宣讀讀已以疏徧視閣臣曰一良忠鯁可僉都御史吏部尙書王永光請令指實一良唯唯無所指帝令密奏越五日一良以周應秋閣鳴泰舊事爲言語侵永光帝乃再召見一良永光手前疏循環頌音琅然至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掩卷而歎問一良五百金誰之饋也一良卒無所指固問對如前帝大不懌謂劉鴻訓曰都御史可輕授耶叱一良前後矛盾褫其官多左僉都御史楊鶴言陛下圖治甚殷用人若渴平臺召對言路大開誠千古一時也然其要在培元氣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氣傷自遼左黔蜀喪師失律暴骨成邱封疆之元氣傷自搢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自摺紳構黨

脈未調風邪易入道在培養而陛下事事勵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訶竊以爲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爲之程寬爲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時以爲名言

給事中張國維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銳綜核太嚴拙者跼蹐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誰能展布四體爲國家營職業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實薄此英察宜斂也祖宗朝閣臣有封還詔旨者有疏揭屢上而爭一事者今一奉詰責則俛首不遑一承改擬則順旨恐後儻處置失宜亦必不敢執奏此將順宜戒也召對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獲罪者臣同官熊奮渭還朝十日旁措一詞遂蒙譴謫不可稍加薄罰示優容之度乎此上下宜洽也其二請平刑罰溥膏澤帝不能盡用 冬十月錦州兵譁袁崇煥請給饜帝御文華殿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禮部侍郎周延儒揣帝意獨進曰關

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饜之錦州譁復饜之各邊且效尤帝曰
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領之降旨責
羣臣居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饜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銀耳何故譁
譁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耶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
儒言大悅由此屬意延儒 帝數召見廷臣劉鴻訓應對獨敏謂民
困由吏失職請帝久任責成帝初甚向之及關門兵譁帝意責戶部
而鴻訓請發帑二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惠安伯張慶臻總督
京營敕有兼轄巡捕營語非故事也捕營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
命覈中書賄改之故下舍人田佳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橐具兵部
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
戊戌帝御便殿問閣臣皆謝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畢自嚴等亦謝
不知帝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言慶臻行賄有迹不知誰
主使御史吳玉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

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重賄帝叱之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
司房語佳璧亦供受鴻訓指侍郎張鳳翔遂力詆鴻訓及慶臻李標
錢龍錫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帝曰事已大著何更訪爲促令
擬旨標等逡巡未上禮部尙書何如寵爲鴻訓力辨帝意卒不可回
乃革鴻訓慶臻兵部尙書王在晉職候勘 十一月會推閣臣禮部
侍郎錢謙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慮並推則己絀謀沮之廷
議亦以延儒望輕置弗推推成基命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
薛三省盛以宏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而列謙益第二疏上帝以延
儒不與大疑初謙益主試浙江有奸人僞作關節授舉子錢千秋千
秋故有文獲薦覺奸人詐與之聞事傳京師爲給事中顧其仁所發
謙益亦自檢舉法司戍千秋及奸人奪謙益俸事已七年矣協理詹
事府尙書溫體仁者外曲謹而中猛鷲機深刺骨亦以望輕弗及推
體仁以延儒不與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

不當與閣臣選翌日帝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己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必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當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敢言者臣不忍見陛下孤立於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執政皆言謙益無罪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缺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閒曹今者糾之正爲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黨也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帝歎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鎮撫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李標亦力爲謙益允儒解帝不從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卽言徒取禍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帝乃卽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允儒及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

癸未祀天地於南郊故事

扈蹕用軍八萬五千人至是增至十萬有奇總督勳臣缺協理侍郎李邦華兼攝其事所設雲輦龍旌寶纛金鼓旂幟甲冑劍戟煥然一新帝悅 十二月丙申韓爌還朝復爲首輔帝御文華後殿閱章奏召爌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和衷期於至當爌等頓首謝退言上所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參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勢不能報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見於朝房一切禁私邸交際帝卽諭百寮遵行 革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賞諸部饑告糶不許 陝西大饑民苦加派府谷賊王嘉允漢南賊王大梁階州賊周大旺安塞賊高迎祥宜州賊王左挂飛山虎大紅狼等一時並起與白水賊王二等相應分掠鄜州延安諸處延綏缺饜固原兵劫州庫與賊合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時承平久卒被兵人無固志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 時大治魏忠賢黨又值京察御史吳甡言此輩罪惡非考功法所能盡宜先定其罪毋混察典給

事中張慎言亦請先治媚璫者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帝納之命韓爌李標錢龍錫定逆案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上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詔附爲目因慨然歎曰忠賢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又諭以內侍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內事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按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王永光問之永光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喬允升曹于沐同事

二年春正月丙子釋奠於先師孔子 掌國子監少詹事孔貞運進講書經帝以聖裔故從優賜一品服 丁丑定逆案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興國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

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詒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
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冽陸萬齡豐城侯李永祚都督田爾耕許顯
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
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
郭欽孝陵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爲民者
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尙書王紹徽郭允寬張我續曹爾楨孟
紹虞馮嘉會李春暉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袞李
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尙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尙書黃運泰郭尙
友李從心巡撫尙書李精白及李蕃李恒茂賈繼春石三畏盧承欽
門克新劉徽智鋌阮大鍼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結近侍減等革職閒
住者黃立極施鳳來楊景辰等四十四人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
王體乾等五十餘人帝爲詔書頒示天下 劉鴻訓之罷也御史田
時震劾鴻訓納田仰二千金屬王永光用爲四川巡撫給事中閻可

陞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賂鴻訓擢用鴻訓數被重劾連章力辨因
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詭誑張慶臻千金致臣無辜受禍帝不聽下廷
臣議罪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辭而律有議貴條請寬貸王在
晉及職方郎中苗思順贓證未確難懸坐韓爌亦疏救帝不許謫鴻
訓戍代州在晉思順並削籍慶臻停俸三年仰亦罷李覺斯等各以
直言增一秩鴻訓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冲主
帝聞深銜之故及 周道登罷 二月戊子祀社稷 庚寅皇長子
慈煇生赦天下韓爌請盡蠲天下積逋報可 言者爭擊王永光南
京禮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將罪永吉韓爌等言永吉不宥
永光必不安乃止奪祿一年工部尙書張鳳翔奏廠庫積弊帝怒召
對廷臣詰責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都賚明力辨爌等救解不聽永
光以毛羽健劾己請帝究主使者爌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請
究言官帝亦不納而羽健獲免 先是御史毛九華劾溫體仁居家

時以抑買商人木爲所訴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詩頌魏忠賢帝下浙江巡撫核實已御史任贊化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諸不法事帝怒其語褻貶一秩調外體仁乞罷因言比爲錢謙益故排擊臣者百出而無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見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與九華贊化詰辨良久言二人皆謙益死黨帝心以爲然獨召韓爌等於內殿諭曰諸臣不憂國而植黨挾私相攻自名東林於朝事何補當繩以重法體仁復力求去以要帝帝優詔慰答焉爌上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畛域橫分於宮府非國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贊化帝不納御史黃宗昌言體仁熱中枚卜欲以結黨二字破從前公論之不予且籍後來言路之多口毛羽健言彼附逆諸奸旣不可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擯斥之人如以今連袂登進者爲相黨而來抑將以昔之鱗次削奪者爲相黨而去乎今日語

太平則不足語剔弊則有餘諸臣亦何負國家而一夫高張輒疑舉朝皆黨則株連蔓引不且一網盡哉給事中祖重暉南京給事錢允鯨南京御史沈希詔相繼極論帝皆不聽法司上錢千秋獄言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詔令再勘體仁復疏劾法司六欺言獄詞皆出謙益手於是刑部尙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僕寺卿蔣允儀府丞魏光緒給事中陶崇道御史樊尙璟吳牲劉廷佐各疏言臣等雜治千秋觀聽者數千人非一手一口所能掩體仁乃不復論千秋事惟詆于汴爲謙益座主黨護而已帝卒坐謙益杖贖而謂體仁孤立益嚮之 三月召對周延儒於文華殿漏下數十刻乃出語祕不得聞黃宗昌劾延儒生平穢行御史李長春論獨對之非毛羽健言召見不以盈廷而以獨侍清問不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沈閣門猶啓漢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責南京御史劉之鳳等言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三百

里其立身居鄉不堪置齒頰今乃特蒙眷注必將曰舉朝盡欺獨延
儒一人捐軀爲國使陛下真若廷臣無可信而延儒乃得翦所忌樹
所私爲馮銓霍維華等翻局此一召也於國事無纖毫益而於聖德
有邱山之損亦被詰責 三邊總督武之望卒久之廷臣莫肯往乃
推副都御史楊鶴帝召見鶴問方略對曰清慎自持撫卹將卒而已
遂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鶴未至參政劉應遇擊斬王
二王大梁參議洪承疇亦擊破王左挂賊稍稍懼而繼起者益衆
曹于汴等大計京官貶黜二百餘人坐不謹者百人南京戶部尙書
鄭三俊都御史陳于廷亦力汰魏忠賢遺黨仕路爲清 薊州兵久
缺饜戍寅譟而甲圍巡撫王應豸於遵化布政使飭薊州兵備徐從
治單騎馳入陰部署夷丁標兵分營四門按甲不動登城而呼曰給
三月糧趣歸守汛地否將擊汝衆應聲而散應豸置毒飯中欲誘而
盡殺之諸軍復大亂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應豸剋饜狀論死 畢

自嚴言諸邊年例自遼饒外爲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尙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三千鹽課百一十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卽盡充邊饒尙無贏餘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薊鎮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饒改新饒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況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乞敕下廷臣各陳所見於是廷臣爭效計畫自嚴擇其可者先列上十二事曰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稅寺產核牙行停修倉廩止葺公署南馬協濟崇文鋪稅京運撥兌板木折價已復列上十二事曰增關稅捐公費鬻生祠酌市稅汰冗役核虛冒加抵贖班軍折銀吏胥納班河濱灘蕩京東水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 兵部尙書王洽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是也

今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百萬頃元虞集有京東水田之議本朝萬曆初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行之薊鎮爲豪右所阻其後巡撫汪應蛟復行之河間今已墾者荒未墾者置不用遺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講生財之術爲養軍資不大失策乎乞敕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裨軍食無缺帝稱善卽命行之 套寇大入甘肅患豌豆創環大黃山而病諸將請擊之巡撫都御史梅之煥不可曰幸災不仁乘危不武不如舍之因以爲德遂不戰踰月羣寇望邊城搏顙涕泣而去 先是毛羽健陳驛遞之害言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帝卽飭所司嚴加釐革已朝議汰各鎮兵給事中劉懋復請裁驛卒帝以問韓爌爌言汰兵止當清占冒及增設冗兵爾衝地額兵不可汰也驛傳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甦民困其所節省仍還之民

帝然之夏四月甲午裁驛站 王象乾之撫插漢也大同巡撫張宗衡初與同議已而變其說上疏言插來宣大駐新城去大同僅二百里三閱月未敢近前饑餓窮乏插與我等耳插恃撫金爲命兩年不得資用已竭食盡馬乏暴骨成莽插之望款不啻望歲而我遺之金繒牛羊茶果米穀無算是我適中其欲也插魚然悖慢耳目不忍睹聞方急款尙如是使插士馬豐飽其憑陵狂逞可勝道哉象乾言款局垂成而復焚之旣示插以不信亦非所以爲國謀宗衡再疏言宜戰不宜款帝欲振威塞上頗善其言召諸大臣平臺詰問良久王洽及諸執政並主象乾策款議乃定 閏月癸亥流賊犯三水游擊高從龍戰沒 癸未祀地於北郊 五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禮部侍郎徐光啓依西法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旣大寧以北不食大統回回所推食分時刻與光啓互異已而光啓法驗餘皆疏帝切責欽天監官五官正戈豐年等言大統卽郭守敬授時曆元大德

三年八月已當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時守敬方知院事
尙不能無差況斤斤守法者哉庚子禮部請開局修改曆法從之以
光啓督修光啓言近世言曆諸家大都宗守敬法至若歲差環轉歲
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真
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曆有之而舍此數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
合之理宜取其法參互考訂使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尋又上曆法修
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年五十
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
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
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
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
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
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

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變黃道赤道廣狹度數密測
二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
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
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
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
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
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報
可 熊廷弼子疏請歸葬韓爌等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殺楊漣魏
大中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十七萬刑及妻孥冤
之甚者詔許其子持首歸葬 毛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
人本無大略動輒敗衄而歲糜饟無算無事則鬻參販布貿易禁物
名濟朝鮮寔闌出塞袁崇煥始受事卽欲除之嘗疏請遣部臣理饟
爲文龍所駁及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計益決遂以閱兵

爲名泛舟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
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喟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
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六月
戊午崇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甲士
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
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子孫崇煥
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
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色叱
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彊崇煥曰爾有斬罪十二知之乎一專
制一方軍馬錢穀不受核二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三奏疏
稱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四侵盜軍糧五擅開馬市私通外番六
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七剽掠商船
八彊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九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

餓死島上白骨如莽十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一鐵山之役喪軍無算十二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耳官極品滿門封蔭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取尙方劍斬之帳前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莫敢動者崇煥命棺殮文龍而祭之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尙方劍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而還事聞帝意殊駭以文龍旣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言文龍之衆合老稚四萬七千勝兵者不能二萬妄稱十萬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卽以繼盛攝之於訐便又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

軍五歲鑲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鑲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有叛去者

癸亥以久旱齋居文華殿敕羣臣修省 黃河大決淹泗州沒睢寧

城秋七月總河侍郎李若星請修祖陵移睢寧縣治他所而開邳州壩洩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匙頭灣偪水北注以減睢寧之患從之

貴陽寇亂久里井蕭條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將士多殺降報功苗不附朱燮元招流移廣開墾募勇敢用閔夢得前議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帥大軍駐陸廣偪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寧復赤水衛安邦彥聞之分守陸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與奢崇明合兵十餘萬先犯赤水燮元授計成名陽退至永寧賊追至銳甚燮元度賊已深入卽分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副將王國楨從陸廣劉養鯤從遵義各進兵攻賊巢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其背急擊之賊黨驚潰邦彥恃勇欲先

破永寧軍還拒諸將爭索戰八月甲子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遇賊十五萬於五峯山桃紅壩戰敗賊成名亦來援賊奔據山巔越數日良柱乘賊不備與副將鄧玘等侵早霧迫之賊大潰成名聞山上呼譟聲亦出賊奔紅土川鵝項嶺徑長而陜人馬不能容良柱玘軍至賊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崇明邦彥及僞都督莫德並授首俘其黨杓作等水西賊平時稱西南奇捷四川巡撫張論上其功不及黔將成名等怒言邦彥德乃己部將趙國璽所斬且崇明猶未死變元信之奏於朝兵部不能決已御史孫徵蘭言訊俘囚阿癡杓作等咸云邦彥卽時授首灼然非黔兵力帝卽命獻俘告廟傳首九邊川中撫按及毛羽健皆訟良柱可訓功詆變元變元疏辨且求去賞遂格不行良柱怨變元不爲用至與相訐奏解職候勘 甲戌熹宗神主祔太廟 王永光力薦高捷史堇錢龍錫扼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曹于汴惡捷堇儉邪久弗咨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

請于汴猶以故事持之捷莖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韓
曠請聽于汴言帝方眷永光不從捷莖竟以部疏起官 丁未楊鎬

棄市 九月癸卯開曆局 順天府尹劉宗周言陛下勵精求治宵

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
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饗修政刑
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
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
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
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痼瘵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
培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
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培克
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
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

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
臧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
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誣誤
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
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
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
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
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諂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
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
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
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
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

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以來門戶殺天下幾許
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
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
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
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
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
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以爲迂闊而歎
其忠 冬十月太常寺少卿呂維祺奏防微八事言陛下初勤批答
今或留中留中多則疑慮起當防一初虛懷商榷今擬旨一不當改
擬徑行豈無當執奏者當防二初事無疑厭疑厭皆諸臣自取今偏
黨說起共夔並進當防三初日御經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寡嗜欲
慎宴游今或偶涉當防五初慎刑獄今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擊恐
長囂訟風當防六初重廷推今間用陪非常典當防七初樂讜言今

或譴呵時及當防八帝優旨報之 初烏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改適霑益土官安邊欲兼有烏撒部議將聽之錢龍錫言效良有子其爵立之以收烏撒存亡繼絕於理爲順安邊淫亂不可長也乃不許朱燮元旣平安邦彥以兵威脅走邊令其爵署烏撒知府其祿署霑益知州烏撒陷賊八年至是始復燮元以境內賊略盡不欲窮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許歸附位豎子不能決其下謀合潰兵來拒燮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多箐篁蠻煙燹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乏食將自斃於是攻之百餘日斬首萬餘級復得嚮導輒發窖粟就食賊益饑劉養鯤遣人入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 南京禮部尙書周嘉謨卒年八十四贈少保 戊寅

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

大清兵臨遵化巡撫王元雅推官何天球遵化知縣徐澤先任知縣武起潛憑城拒守保定推官李獻明以察核官庫駐城中或勸之去

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請守東門甲申城破元雅等並死之山海關總兵趙率教聞警馳援三晝夜抵三屯營總兵官朱國彥不令入遂策馬而西乙酉戰於遵化中流矢陳亡一軍盡沒三屯亦被兵國彥偕妻張氏投繯死 丁亥總兵官滿桂帥五千騎入衛次順義與宣府總兵官侯世祿俱戰敗遂趨都城 廷臣爭請召孫承宗吏部侍郎成基命亦以爲言並請省一切浮議倣嘉靖朝故事增設樞臣帝並可之己丑基命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承宗以原官兼兵部尙書視師通州仍入朝陛見 辛卯袁崇煥督祖大壽何可綱等入援次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温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戊戌宣大保定兵相繼入援徵天下鎮巡官勤王承宗至召對平臺問方略對言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帝問卿欲守三河

何意對曰守三河以沮西奔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陴人苦饑寒非萬全策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所條畫俱稱旨帝曰卿不須往通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韓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卽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三疾馳抵通門者幾不納旣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官楊國棟登陴固守 辛丑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薄德勝門世祿兵潰桂獨前搏戰城上發大礮助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令入休甕城承宗遣游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旋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發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崇煥自薊州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廣渠門外甲辰帝召見崇煥於平臺深加慰

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又令桂解衣視其創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疏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襲將士震悚疆敵宵遁帝領之下王洽獄又以軍械不具下張鳳翔獄四司郎中瘦死者三罷李邦華閒住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

大軍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甫聞警卽千里赴援自謂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崇煥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

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辛亥朔再召崇煥於平臺下錦衣衛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卽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擢遵化巡撫都御史

梁廷棟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援軍桂總理關
寧將卒營安定門外前總兵官孫祖壽散家財招回部曲以從桂
甲寅大壽與可綱等帥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急遣
都司賈登科賚手書慰諭大壽而令游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
登科言麾下卒連戰大捷冀得厚賞而城上羣詈爲賊投石擊死數
人所遣邏卒指爲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當出擣朵顏然
後東身歸命柱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旣
戮又將以大礮擊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承
宗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譌言激衆東奔非部下
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由收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
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乙卯
命承宗移鎮關門關門爲敗兵所劫掠閉門罷市承宗至人心始定
諸將亦多自拔來歸者帝用基命言取崇煥獄中手書招大壽大

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斂兵待命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詔報之 庚申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彊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時米價騰躍宗周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 庶吉士金聲上書得召見薦同官劉之綸僧申甫知兵帝立召之綸甫之綸言兵了了口辨甫亦奏對稱旨帝大悅授甫京營副總兵資之金十七萬召募新軍便宜從事改聲御史監其軍授之綸兵部右侍郎副尙書閔夢得協理京營戎政甫倉卒募數千人皆市井游手所需軍裝戎器又不時給帝命基命閱其所部兵基命極言不可用帝不聽甫乃出營柳林桂所部降丁間擾民甫軍捕之桂輒

索去發矢驚甫營有死者聲以聞帝命聲調護

大清兵克良鄉知縣黨還醇力屈被執與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驛丞楊其禮並死之教諭安上達闔門死難 帝拜桂武經略盡統入衛諸軍賜尙方劍趣出師桂曰敵勁援寡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桂不得已督孫祖壽及總兵官黑雲龍麻登雲等移營永定門外二里許列柵以待

大清兵自良鄉回丁卯昧爽以精騎四面蹙之諸將不能支大敗桂及祖壽戰死雲龍登雲被執甫連敗於柳林大井乃結車營盧溝橋大清兵繞出其後御車者恇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陳亡之綸乃請行乞京營及關外兵皆不許命之召募聲取無功請帥參將董大勝兵七百人甫遺將古璧兵百人及豪傑義從數百人練成一旅爲之綸奇兵不許桂率教稱一時良將相繼戰沒乃以世龍代爲總理賜尙方劍盡統諸鎮援師 崇煥之赴召也嘗與錢龍錫語微及欲

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嘗移書止之龍錫故與韓爌定
逆案爲羣小所忌爌又崇煥座主及崇煥下獄王永光等欲藉是興
大獄高捷首疏攻龍錫言崇煥通款殺將皆龍錫發縱指示大壽師
潰而東亦龍錫挑激所致帝以龍錫忠慎戒無苛求龍錫疏辨乞罷
帝慰諭之龍錫卽起視事捷再疏攻帝意頗動壬申龍錫再辨引疾
遂放歸 大名府知府盧象昇募萬人入衛河南巡撫都御史范景
文帥所部八千人至饜皆自賫抵涿州移駐都門再移昌平紀律嚴
明遠近恃以無恐耿如杞帥總兵官張鴻功以勁卒五千人赴援軍
令兵至之明日汛地定而後給饜如杞兵至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調
昌平又明日調長鄉汛地累更兵三日不得饜癸酉譟而大掠帝聞
大怒逮如杞鴻功下獄刑部獄囚劉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踰
城被獲帝震怒下喬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敖繼榮獄欲
置之死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

禹湯罪己興也勃焉曩陛下以情面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士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閹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又劾世龍及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 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朝議壯之獨何如寵力言其叵測不善用必啓內釁乃止 禮部侍郎錢象坤工部員外郎華允誠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偵知之丁丑命延儒如寵象坤俱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賜允誠白金加俸一年山海關城故十六里衛城止二里

大清兵在內關城無可守衛城連關可步履而上也承宗別築牆橫互於關城穴之使礮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晝夜穿鑿百井舊汰牙

門將僑寓者千人窮而思亂皆廩之於官使巡行街衢守臺護倉均有所事內間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邏騎所得由是關門守完乃遣世龍督步騎兵萬五千人入援令游擊祖可法等帥騎軍四營西戍撫寧

三年春正月大壽入關謁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卽日列其所統步騎三萬於教場行誓師禮羣疑頓釋

大清兵自京師東行先使人伏永平府文廟承塵上主者不覺也甲申黎明登城有守將左右之副使鄭國昌覺其異捶之至死須臾北樓火發城遂破國昌自縊城上中軍守備程應琦從之應琦妻奔告國昌妻與之偕死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盧龍縣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東勝衛指揮張國翰里居中書舍人廖汝欽武舉唐之俊諸生韓洞原周祚新馮維京胡起鳴胡光奎田種玉等十數人皆死國昌鳳奇一門盡死 陝西諸路總兵官吳自勉等帥師入衛延

綏甘肅兵潰西去與流賊合 之綸募兵得萬人遂行抵通州守者
不納天大雨雪宿古廟中奏軍機七上不報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
之綸乞削官賜骸骨不許之綸乃進次薊州 京師解嚴帝召對諸
大臣於文華殿言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對曰治道去太甚譬理
亂絲當覓其緒驟紛更益擾亂帝曰慢則糾之以猛何謂紛更 丙
戌瘞城外戰士骸 戊子

大清兵拔遷安遂下灤州分兵攻撫寧可法等堅守不下

大清兵遂向山海關庚寅至鳳凰店離開三十里列三營副總兵官
惟賢參將陳維翰等設兩營以待合戰互有殺傷

大清兵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俱不下逮總督薊遼都御史劉策總兵
官張士顯下獄論死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及四方援
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尙無恙關西南三縣曰
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皆東護關門西繞永平

爲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乙未禁抄傳邊報中書舍人加尙寶司卿原抱奇劾曠主款誤國招寇欺君郡邑殘破宗社阽危不能設一策拔一人坐視成敗以人國僥倖宜與龍錫並斥帝重去曠貶抱奇秩而左庶子丁進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繼上曠卽三疏引疾詔賜白金綵幣馳驛遣行人護歸曠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進逢申則皆其會試所舉士也勤王軍數萬在薊之綸與世龍自勉約由薊趨永平牽之無動自帥兵入路進攻遵化營娘娘山世龍自勉不赴約世龍令維賢帥維翰及游擊張奇化等襲遵化城中兵出擊前鋒殊死戰大清兵收入城後隊乘勢進攻城上矢石如雨尋復遣兵出戰惟賢陷陳中箭死士卒殺傷者三百餘人奇化亦戰沒壬寅大清兵自永平趨三屯營驍騎二萬望見之綸山上軍縱擊之綸發礮礮炸軍營自亂左右請結陳徐退以爲後圖之綸叱曰毋多言

吾受國恩吾死耳嚴鼓再戰自辰至酉短兵接流矢四集之綸戰死
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事聞賜之綸祭葬任一子久之贈尙書
之綸部將吳應龍等結營毛山規取羅文谷關師敗游擊金日觀遣
二將馳援亦敗沒

大清兵乘勝據府君玉皇二山進攻馬蘭城甚急日觀堅守不下
王左挂王子順苗美等攻宜州爲知縣成材所卻轉攻韓城楊鶴命
洪承疇禦之俘斬三百餘人圍解賊走清澗時五鎮總兵並以勤王
行軍中無帥鶴令故總兵杜文煥任之 梁廷棟入爲兵部尙書銜
馬世龍違節制將更置之以撼孫承宗成基命力調劑時薊遼總督
張鳳翼未至順天巡撫方大任老病不能軍監軍主事邱禾嘉議通
關門聲援帥軍入開平二月

大清兵攻之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已分略古冶鄉雙望何可綱及副
將張洪謨金國奇游擊劉光祚等迎戰頗有斬獲

大清兵復攻牛門水門又攻鐵廠欲據以絕豐潤糧道守三屯總兵官楊肇基遣都司劉澤清援鐵廠世龍以尙方劍畀參將曹文詔令帥參將王承允張叔嘉都司左良玉等援玉田豐潤文詔等伏枯樹洪橋鏖戰有功自大塹山轉戰徧遵化而返 庚申立皇長子慈煇爲皇太子大赦 鄭三俊言皇上憂勞少過人情鬱結未宜百職庶司救過不贍上下睽孤足爲隱慮願保聖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帝褒納之 原抱奇再劾韓爌曹于汴及尙書孫居相侍郎程啓南府丞魏光緒目爲西黨請皆放黜以五人籍山西也帝絀抱奇言不聽工部主事陸澄源復劾于汴帝謫澄源于汴亦謝事去 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蹙賊延川降其魁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王嘉允掠延安慶陽楊鶴撫之不聽匿不以奏而給降賊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免死牒安置延綏河曲間賊淫掠如故 三月壬午李標致仕 刑部尙書韓繼思侍郎張慎言讞耿如杞

獄不稱旨皆削職下獄如杞尋棄市 喬允升等之下獄也中書沈
自植乘間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問掌都察院副都御史易應昌以
允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怒下應昌獄鐫僉都御史高宏圖大理寺
卿金世俊級奪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讞宏圖等及坐允升絞而
微言其老病可矜乃命與敖繼榮俱戍邊胡世賞贖杖爲民已刑部
尚書胡應台等上應昌罪帝以爲輕杖郎中徐元嘏于廷鐫應台秩
視事應昌論死允升赴戍所未幾死允升端方廉直敷歷中外具有
聲績以誑誤獲重譴天下惜之 戊申王嘉允從神木渡河犯山西
時秦地所徵曰新饟曰均輸曰閒架其目日增民大困又裁驛站山
陝游民仰驛糶者無所得食俱從賊 兵部郎中李繼貞請發帑金
糴米輸軍前且令四方贖緩及捐納事例者輸粟於邊以撫饑民又
言兵法撫勦並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賊者耳今斗米銀四錢已
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請賫三十萬石以往安輯

饑民使不爲賊以孤賊勢帝不聽 安位遣使請降朱燮元與約四
事一貶秩二削水外六目地歸之朝廷三獻殺王巡撫者首四開畢
節等九驛位請如約遂帥四十八日出降貴州乃靖燮元遂上言水
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控苗蠻遠聯
滇蜀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爲寇鴨池安莊傍河
可屯之士不下二千頃諸將士身經數百戰咸願得尺寸地長子孫
請割新疆以授之使知激勸報可 夏四月乙卯以久旱齋居文華
殿諭百官修省 劉宗周進祈天永命之說請除詔獄除新饜末言
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
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
居成功導人主以貪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
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
足食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 丁丑流賊陷蒲縣

王洽瘦死尋論罪復坐大辟洽清修伉直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
遵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又以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
於洽不少貸云 五月諭德文震孟言羣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
天下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
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奧援思辨雪王永光爲六卿長假竊威福倒
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樸以年例大典而變
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
國之福帝令指實再奏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周順昌年例則抑
吏科給事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也永光窘甚
密結內臣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心疑之永
光辨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
逮繫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卽出喬允升胡世
賞於獄帝嘗加足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

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真講官 遵化永平遷安灤州
失守數月昌平尤世盛薊鎮楊肇基保定曹鳴雷山海宋偉山西王
國樑固原楊麒延綏吳自勉臨洮王承恩寧夏尤世祿甘肅楊嘉謨
所將皆諸邊銳卒內地則山東河南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四川
諸軍先後至者二十萬皆壁於薊門及近畿莫利先進詔旨屢督趣
給事中張第元言馬世龍非若衛霍之傳功名足以服人諸帥宿將
非世龍偏裨不能驅策節制帝以世龍方規進取不聽秦良玉與秦
翼明奉詔勤王出家財濟饜帝優詔褒美召見平臺賜良玉綵幣羊
酒賦四詩旌其功世龍請先復遵化孫承宗曰不然遵化在北易取
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勢而先圖灤今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遵
之狀以牽之諸鎮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
之而騎兵決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而取遵易易矣議既定乃
令何可綱督諸將營雙望諸山以綴永平之師令祖大壽諸軍直趨

灤州東西諸營並進承宗親詣撫寧以督之己丑大壽及邱禾嘉永平參議張春先抵灤城下世龍世祿自勉麒承恩繼至辛卯克之壬辰副將王維城游擊斬國臣等入遷安我

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而北還癸巳承宗及可綱入永平乙未副將謝尙政曹文詔等入遵化四城俱復捷聞帝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加世龍太子太保蔭本衛世千戶餘論功進秩有差承宗力辭太傅不受屢疏稱疾乞休優詔不允世龍尋謝病歸永平當兵燹之餘閭閻困敝春盡心撫卹人皆懷之初大壽之潰還也寧前兵備參議孫元化調劑令復入關時永平失守關內外隔絕者半年軍食久虛將士單弱列城得無虞元化力也 梅之煥入衛及抵京師已後時矣有詔入朝翌日又詔落職候勘初温體仁訐錢謙益之煥移書中朝右謙益至是體仁修隙之煥遂得罪之煥雖文士負材武善射旣廢無所見所居縣阻山

多盜無事輒帥健兒助吏捕無脫者 楊鶴移駐耀州賊攻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 六月王嘉允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殺副將李釗游擊李顯宗癸丑陷府谷杜文煥擊走之張獻忠者隸延安鎮爲軍犯法當斬主將陳洪範奇其狀貌爲請總兵王威釋之獻忠乃逃去至是聚衆據米脂十八寨稱八大王以應嘉允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諸賊所在蜂起 己未授宋儒程頤邵雍後裔程接道邵繼祖五經博士世襲 辛酉禮部尙書溫體仁吳宗達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梁廷棟以試礮而炸劾工部郎中王守履失職守履懼詆兵部郎中王建侯誣己廷議不如守履言守履遂下獄工部尙書南居益疏救帝以爲徇私削其籍廷杖守履六十斥爲民 皮島副將劉興治兇狡好亂與陳繼盛不相能其兄參將興祚陳亡繼盛誤聽諜報謂未死興治憤擇日爲興祚治喪諸將咸弔繼盛至興治伏兵執之又執理

饜經歷楊應鶴等十一人並殺之又僞爲島中商民奏請優卹興祚而令興治鎮東江舉朝大駭以海外未遑詰也興治遂與諸弟兄放舟長山島大肆殺掠時登萊總兵官張可大方援永平帝令副將周文郁撫定興治會復設登萊巡撫以孫元化爲之黃龍爲皮島總兵官興治尋爲島衆所殺 寧遠自畢自肅遇害遂廢巡撫官以經略兼之至是議復設兵部尙書梁廷棟力推邱禾嘉才乃擢禾嘉僉都御史任之

大清兵以二萬騎圍錦州禾嘉督何可綱及游擊楊振等赴救戰於郵馬山有功城獲全 袁崇煥獄未竟史莖言錢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爲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其罪莫逭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轉寄姻家巧爲營幹致國法不伸袁弘勛亦力攻龍錫帝怒敕刑部五日具獄於是錦衣衛使劉儵上崇煥獄詞法司坐崇煥謀叛帝召諸臣於平臺責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

令廷臣議罪是日羣議於中府謂斬帥雖龍錫啓端而兩書有處置
慎重語意不在擅殺殺毛文龍乃崇煥過舉至講款倡自崇煥龍錫
始答以酌量繼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款然軍國大事私自商度不
抗疏發奸何所逃罪秋八月癸亥磔崇煥於市帝欲族崇煥以何如
寵救免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
之九月乙卯遣使逮龍錫 先是李逢申劾成基命欲脫袁崇煥罪
故乞慎重基命求罷帝爲貶逢申一秩方崇煥之議罪也基命病不
入直張道濬以委卸劾之陸澄源劾疏繼上基命奏辨曰澄源謂臣
嘗兩疏廷推皆韓爌等欲藉以救崇煥當廷推時崇煥方倚任安知
後日之敗預謀救之其說祖逢申道濬不逐臣不止乞放歸帝慰留
之卒三疏致仕去基命性寬厚每事持大體爲首輔者數月周延儒
溫體仁比而傾之帝亦欲委政延儒遂爲其黨所逐 冬十月癸亥
停刑 丙寅巡撫延綏都御史洪承疇總兵官杜文煥敗賊張獻忠

於清澗十一月壬寅破賊於懷寧 甲午山西總兵官王國樑擊王
嘉允於河曲大敗賊入據其城會部議設山陝提督令文煥爲之乃
偕延綏副總兵曹文詔馳至河曲絕饜道以困賊 梁廷棟言今日
閩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饜也一歲中陰爲加派者不知其數而曰民
窮於遼饜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饜兵不過五十萬饜不過千五百
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不在加派疏入帝
下戶部協議畢自嚴阿廷棟意言今日之策無踰加賦請畝加九釐
之外再增三釐禮部侍郎羅喻義疏言其害不聽十二月乙巳朔增
田賦充饜於是舊增五百二十萬之外復增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
益咨怨矣 戊午神一元陷新安寧塞柳樹澗等堡寧塞杜文煥所
居宗人多死文煥遂還救 錢龍錫逮至下獄悉封上袁崇煥原書
及所答書且疏辨帝不省時羣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爲逆首
龍錫及諸異己者爲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溫體仁與周延儒王永

光主謀既定欲自兵部發其事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體仁既藉延儒力入閣務爲柔佞帝意漸向之而體仁陽曲謹媚延儒陰欲奪其位延儒不知也體仁與永光謀起王之臣呂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逆案而外歸咎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乃止

明紀卷第五十二